主编：文天心
责编：董云平
执编/版式：石 琪
美编：倪海连
投稿邮箱
a84655106@163.com

尔滨之恋 erbinzhilian

《窗前》 50×60cm 2008年 代君

名街剪纸

□李枫

北方严冬里，当哈尔滨的旅游火爆得如鞭炮掉进油锅里“噼啪”炸响的时候，我和老伴决定到中央大街，以石油人的豪迈助力冰城陪“且”（客）。

我们俩做了一些准备：剪刀、大小块红纸、红红绿绿的剪纸成品。

是的，我们要在中央大街展示龙江剪纸，宣传中国剪纸历史文化。

从友谊路下车，刚进中央大街不远，就看见“冰雪同梦亚洲同心”舞台上，一群身穿藏族服装的青年在唱歌跳舞。我问一位女演员“来自哪里”，她说“拉萨”。好远啊。这么冷，我很感动，便征得他们同意，和他们手拉手地学跳“锅庄”（藏族舞蹈）。因为我穿着一套“石油红”工作服，非常显眼，所以他们的几位摄像师都紧跟着拍我。我招手“民族大团结万岁”，他们也齐声喊“民族大团结万岁”。一舞结束，我把一张“春满园”的团花剪纸送给他们。“咱们都团圆美满”，我们高兴地合影留念。

走到“身在北方心向党”的巨幅雪雕旁边，接近中央大街南大门了。我们以一个长椅为讲台，把剪刀、红纸、剪纸作品等都摆到长椅上。我开始和路人打招呼：“我是大庆退休职工，赠送剪纸，三分钟教会剪蝴蝶。”

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走过来，怯怯的。我主动问：“你喜欢？”她点点头。我拿出一个“小鹿回头”送给她。她犹豫着：“我是本地人。”“本地人也送。”“谢谢。”她高兴地接过剪纸，脸笑得像朵花。

接着，又过来一个女孩，是个南方人。

我举着黑色的“小熊猫”告诉她：“我自己剪的，不要钱。”她一听“我自己剪的”，就凑过来。我递给她“小熊猫”，并顺便问她从哪儿来，“广东。”“冷不？”“还行。”我又找出一个“双燕归来”送给她：“你想学剪纸吗？”“我手拙。”我把事先叠好的红纸剪一下，给她展示剪出的红五星，她很惊讶。“你肯定能学会。以后可以试试。”“嗯嗯。”她高兴地和我挥手告别。

虽然已近二月了，但在外面站几个小时，还是挺冷。特别是我这个“讲台”，淹没在高楼的阴影里，感觉拔凉拔凉的。

这时，又从南大门进来一队人，高高矮矮，一看就是一家人。我说明意图，问他们想不想“三分钟学会剪蝴蝶”，他们也急着赶路，但听说“三分钟”就点点头。我问一个吃冰棍的小男孩：“你会写3吗？”“会呀。”我剪出个“3”让他看，“这是蝴蝶翅膀。”小男孩看出来了。我用剪子在纸上示意：“对。在上面剪个须子，在下面剪个肚子，就成蝴蝶了。能想象出来吗？”“能，能。”我的手一边快速地转来转去，我的记忆也在快速搜寻：“咱国家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剪纸是北朝时期的，有1500多年历史。是在新疆吐鲁番发现的，因为那里干热，所以纸能保存下来。吐鲁番博物馆因此拥有了自己独特的馆藏，叫文书馆。现在剪纸已进入世界级非遗名录，黑龙江省有多个剪纸流派和传承基地。大庆有一位专家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……”一边剪一边聊，蝴蝶剪成了，我把蝴蝶和带来的剪纸全部赠送给了他们。

我还有任务，我要站在中央大街的南大门，高唱《我为祖国献石油》，展示石油人的豪情壮志。

秋日思语

□张永波

秋日，东北蔚蓝天空上，一行大雁振翅，划破云霄，留下一行悠远的诗，直抵碧霄深处。这不仅是自然的笔触，更是心灵的轻吟，引领着思绪，飘向那高远而宁静的秋日时光。

天高云淡，是秋独有的画卷，轻轻铺展在岁月的长卷上。我提笔，大写“秋天”二字，却仿佛有羽仙鹤，自心田翩跹而出，羽翼轻展，掠过眼眸，最终化作天边一抹淡云，悠悠融入青山的怀抱，又或是隐匿于林间，成为季节更迭的秘密。

偷得浮生半日闲，不，一日方显其珍贵。在这纷扰尘世间，我渴望的，不过是一日纯粹的宁静，足以让我忘却尘嚣，踏上寻幽之旅。山，成了心灵的归宿，尤其是这秋日的山，仿佛被赋予了某种魔力，吸引着每一个渴望超脱的灵魂。

四季轮回，我独爱秋之登高。不为寻仙访鹤，只因那山中的清幽，足以洗净心灵的尘埃。或许，山中本无仙无鹤，那只是心灵深处的一抹幻想，是刻刀在嶙峋山石上雕琢出的梦境。山，不必宏阔，但求幽深，石阶路也好，浅草小道也罢，每一步都踏出了自由的节奏，每一步都引领着灵魂向更深处漫游。

山中的声音，是最美的乐章。踟蹰的脚步，与草叶的沙沙声交织在一起，仿佛是大自然最细腻的笔触，在空灵的画卷上轻轻皴染。这份清静，是山独有的馈赠，让人忘却尘世的烦恼，只想沉浸在这份宁静与和谐之中。

叶子，是秋天的信使。它们在空中旋转、飘落，每一片都承载着季节的密语。在街市上，它们的落下或许悄无声息，但在山中，却能发出惊人的响动。那是叶子与大地重逢的欢呼，是生命轮回的赞歌。山里的树叶，似乎更加野性，它们在枝头打着旋儿，依依不舍，却又不得不顺应节气的召唤，最终归于尘土。而一旦落入落叶丛中，它们便与同伴们融为一体，再也分不清彼此，只留下满地的金黄与枯黄，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

山峦不语，却以它独有的方式与我们交流。冷不丁地，“啪嗒”一声，一枚熟透的果子从枝头掉落，惊扰了山间的宁静。我们四处寻找，却不见其踪影，只留下心中那份莫名的悸动。或许，这就是自然的魅力所在吧？它总能在不经意间给予我们惊喜与感动。而那枚果子，虽然不知其名、不知其源、不知其归处，但它却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，激起层层涟漪，让我们在回味中感受到生命的无限可能。

鸟鸣，是秋日天空最清脆的音符。它们或高或低、或远或近地鸣唱着，为这宁静的秋日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。有时，我会想象自己是在放牧着天空洁白的羊群，它们在我的引领下穿梭于山冈、树梢之间，最终投入我的怀抱。而当我沉浸在这份想象之中时，却又会突然忘记那群羊的存在，转而思考起文章来。文字，对于我而言，是比生命还要重要的存在。它赋予我幸福、慈悲、柔软与远方，让我在温润的稿纸上找到了心灵的归宿。

散步归来，我满载而归。蓝色的天空、绿色的草木、黄色的落叶、红色的果实……这些色彩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我心中最美的秋日风景。我走过的田野被染上了一抹淡淡的黄意；我所居的院落也拥有了一个蓝色的窗户作为点缀；而当我望向远处时，只见山顶上早已点起了熊熊的火把，那是秋日的热情与希望在燃烧。

秋天的慷慨与献出是无尽的。它不仅给予了我们美丽的风景和丰富的果实，还激发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创作欲望。在这个季节里，居住在这个村庄里的人们仿佛都拥有了赋诗作画的能力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秋天的美好与感动。秋天就像是一位久违的老邻居，带着温暖与亲切回到了我们的身边。

四季的更迭为人间送来了一个美好的秋天。在这个季节里，万物都变得澄澈而明亮，连时空中最微小的阴影也被轻轻地擦去。通过对具象的审视，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秋天的圆满与完善。它不仅仅是一个季节的更替，更是一种生命的轮回与重生。

现在再也没有人能够面对如此美好的秋天而无动于衷了。那些曾经颠沛流离的万物，如今都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。所有的人都开启了新的旅程走向自己的秋天。而我则总是刻意与人们保持一个季节的时差，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缓和的距离，也是一种对生命深刻理解的体现。我以秋天的标准去丈量人生，去探寻生命的真谛。这种刻意也是善意的，它像秋天一样温暖而深邃。

在秋日的阳光下，我静静地站立着，感受着这份来自大自然的恩赐与馈赠。我知道，无论未来道路如何坎坷，我都会带着这份秋天的记忆与感动继续前行。因为我知道，只要心中有爱有希望，那么每一个秋天都会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。

《龙江秋韵》 版画 张士勤

剃头匠

□文铭权

黄泥河男人理发，并不在乎发型。主要是把日益见长的头发剪短，露出久久难见天日的两只耳朵。细娃儿喜欢把脑袋瓜周边推个精光，只在头顶留一块长方形“植被”，被戏称为“狗屎撮撮”。年长的老辈常将脑壳剃得锃亮，露出头顶上众多包包凼凼。那样，头发再长出来需要更长时日，可以节省好些理发的费用。

这一剪一剃，便是黄泥河剃头匠摆场子挣钱的基本功。只要有吹剪这几样基本工具，谁都可以来两手。田里地里农活忙完了，荷包里没有烟钱了，婆娘又骂好久没有吃肉了，剃头匠便会提起行当，走村串户找生意。见有村落人家，便扯声卖气吆喝“剪—脑壳”。往往有一群小孩远远跟着，拿腔拿调学着喊“砍—脑壳”。很快，这群小崽子们的头，一个个都将被剃成“狗屎撮撮”或者“少林寺”。

但黄泥河场镇一旦逢场，剃头匠们都会老早地到场口站位摆摊。毕竟，转乡时比在场镇上收费要便宜许多。

趁着天麻麻亮，剃头匠会根据天气预测情况，用塑料薄膜等快速搭建一个简易雨棚或者遮阳棚。然后在棚的角落，用三块大石头垒一个简易灶台，放一口偌大的老旧锑锅，盛满水后用大火先把水烧到即将沸腾，再减少火力，让锅里的水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。

烧水间隙，剃头匠赶去长期合作的街坊家里，搬来寄存的一把方形木椅，放在棚子下面的最中间。还有几根长条凳，沿周边依次摆放，为排队者提供必要的等候条件。

场子刚刚布置好，锅里的水冒出腾腾热气，场镇上的人气也差不多开始旺起来。一个个按照先来后到，依次坐上木椅。这架木椅后面有多个机关，可以让顾客端坐，也可拉长后让顾客横躺，以实施修面、掏耳等不同的理发环节。

后来，摆摊的剃头匠与时俱进，陆续引进吹风机、烫发棒等新潮工具，在原来洗、剪、吹的基础上，增加烫、染等新项目。偏偏黄泥河场镇经常停电，尤其是逢场天。某次，准备去相亲的涨水娃专门去吹一个时髦的爆炸头发型，没想到刚吹好左边一半，电就停了。等了大半天电都没来，最后只好用热水把翘起老高的那一半头发软化，使之坍塌下来，这才得以均衡。

不少黄泥河剃头匠的手艺委实不敢恭维。有一次矮垭口的老王头去剃光头，由于剃头刀没磨锋利，刀锋过后，老王头头顶上留下一道道小口，一股股血水渐渐外渗，那剃头匠也不着急，只是一个劲儿朝老头头上浇凉水，用湿帕子反复擦抹。反正那老头自己也看不到。

当然，三十六行，行行出状元，也有格外出类拔萃成为行业翘楚的。当年跑摊儿到重庆发了大财、经常回黄泥河省亲的清明，偶然让夏山湾的火娃理了一次发，竟连呼巴适，过瘾。从此，包括清明在内的在重庆发展的黄泥河成功人士，都会隔三差五专程回来找火娃理发。有段时间清明事多回不来，还让司机回来把火娃接去重庆理。没想到火娃就在重庆开起理发店。据说，现在已经发展有好几十家连锁店。

每次逢场，黄泥河场镇两头场口都会有好几家甚至十几家理发的摊子，正街上还有十家左右的理发铺面。但他们各做各的生意，不会发生恶性竞争。不需要吆喝揽客，一些老顾客会自发坐在长条凳上等候。或者向剃头匠打个招呼，说自己先去赶会儿场，晚点过来理。倘若哪一场在自己长期理发的地方打望，发现那家伙居然没来摆摊，他会摸摸自己的后脑勺，笑着对不熟悉的剃头匠说，算球了，二场再来理。

黄泥河的人爱“认人”，但凡认准了某个剃头匠，兴许自己这辈子的头，都只会让他来做主。除非，那剃头匠不争气，走在了自己的前面。像寒坡岭下的丑公爷，就只让莲花沟二牛他爷爷和他爹理。活了84岁的丑公爷在弥留之际，还专门让自己的孙辈请来二牛他爹，完成自己人生中最后一次修面，这才满意地闭上了眼。

二牛最终也当上了剃头匠。有力气的他爱帮忙，加之辈分低，逢人便老辈子老辈子直叫，因此，理发技术很一般的二牛，居然占有了黄泥河农村绝大部分市场份额，让其他剃头匠针插不入水泼不进。逢场天，别的剃头匠摊子前门可罗雀，而二牛几根长条凳上坐满了人。

冬去春来，斗转星移。唯黄泥河青山依旧，乡情依旧。

离开黄泥河三十多年了，我至今在所生活的城市里理发也相当“认人”。我不喜欢去理发店，却爱去万达广场、大润发等商圈超市里，甚至菜市场角落处去，做十元一次的快剪。这些年轻的剃头匠只剪发，不洗，不吹，不修面，流水作业，一般五分钟内搞定一个。看他们埋头认真干活的样子，我总感觉似曾相识。

月亮之下

□赵丽佳

月亮像挂在童话中一样，朴拙单纯，散发着娴静而质感的光芒，给这个夜空增添了一抹悠远的诗情画意。浓浓的月色与城市的灯光交相辉映，祥和与宁静扑面而来，给内心添了几许悠远的清凉。

母亲牵着我三岁的女儿走在前面，我不远不近跟在后面——我们漫步在公园的甬路上。这个园子不大，低矮的灌木丛，河水刚刚漫过的草坪，几束仿佛被遗忘的丁香，我喜欢这个从不定期修剪的小公园，还有这些不必按尺寸生长的人间草木，它们总是让我想起“诗意的栖居”，以及远方，更远方。

散步的人很多，大都是来赏月的。今晚的月亮陪伴了很多人，也迷住了很多双眼睛，那皎洁的光辉映照在每一个人的脸上，灿烂而惬意。不时会传来几声赞美：“今晚的月亮可真美啊！”是啊，今晚所有的事物在她面前都黯然失色，月光皎皎，灼灼其华，她让一个平常的日子突然变得光彩夺目。

天空时而飘来淡淡的清云，如烟似雾，有时会遮住月亮，女儿正专注地欣赏，突然消失的月亮让她惊慌不已：“月亮去哪儿了，丢了吗？”她可爱的模样惹得我怜爱，母亲笑盈盈地告诉她：“月亮和你捉迷藏呢，你看她一会儿就出来了。”这时女儿才放下惊恐，安心地说：“哦！这样啊，月亮可真调皮。”母亲说：“像你一样调皮。”说完后，我们三个会哈哈大笑，公园传出我们朗朗的笑声，清澈而温暖。

在这清幽的月光下，我的思绪伴随这轻纱般的温柔飘回了故乡，飘回到儿时的中秋夜。小的时候，每一年的中秋节我都是在外婆家过的，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，团团圆圆特别开心。舅舅会在这天“拜月神”，对我来讲既神秘又充满期待。在月亮还未升起之时，舅舅会在院子中央摆一张圆桌，上面摆放着苹果、西瓜、香蕉和月饼四样食品，我和弟弟妹妹就像馋猫似的趴在桌子上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那油汪汪金灿灿的月饼，还没吃到就能闻到它的香甜。我们不懂什么“月神”，只盼着月亮快点出来，拜完之后赶快吃上这极具诱惑力的月饼。弟弟比我还急，只见他偷偷地藏到桌下，见四周没大人时准备开偷，可不承想这点小把戏全在舅舅眼中，他小手刚伸出来，就被舅舅一把揪住，屁股免不了一顿打，哭哭啼啼中断了吃月饼的念头。看到这些，纵使我们和弟弟一样也想偷拿，可还是更怕屁股受罪，只能乖乖等月亮出来。

当月亮慢腾腾升至最高点时，舅舅会虔诚地点燃三炷香，磕头祭拜，我们在旁边是不允许发出声音的，只是呆呆地望着。祭拜完后，舅舅会把月饼和水果发到我们手中，我会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，那金黄饱满的月饼酥脆松软，里面的馅儿花花绿绿的，奶香浓郁，回味无穷。这时舅舅会给我们讲“月神”的故事，但那会儿哪里听得进去故事，一边把嘴巴塞满，一边连连点头表示听懂了。舅舅讲得起劲，我们的嘴巴动得欢实，一刻也未停下，那“月神”的故事早就随着月饼都跑到肚子里去了，故事情节一点儿没记住，可这段“故事”却留在了往昔岁月的记忆里。

记忆是清凉的，宛如一件散漫的心事，抵达它的目光选择了这个月色清凉的夜晚。如今，月饼早已不是承载童年欢乐的稀罕食物，但在那个不富裕的年代，这些美丽的记忆增添了我人生斑斓的色彩，绽放出华丽的光芒。我们拽不住岁月的衣襟，也留不住有限的生命，但月亮下的故事会一直追随着我的记忆，无需深邃辽远的指引，时刻陪伴我、温暖我、点亮我。

我抬头望向我的女儿和母亲，她们的身影就是构成这些美好记忆的符号，跳动在我的生命里。

《星光·月光·灯光》 版画 范垂宇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·妙赏专栏

本报地址：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号 邮编：150010 总编室：(0451)84616715 广告部：(0451)84655043 发行部：(0451)84671553 定价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.7元 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印刷